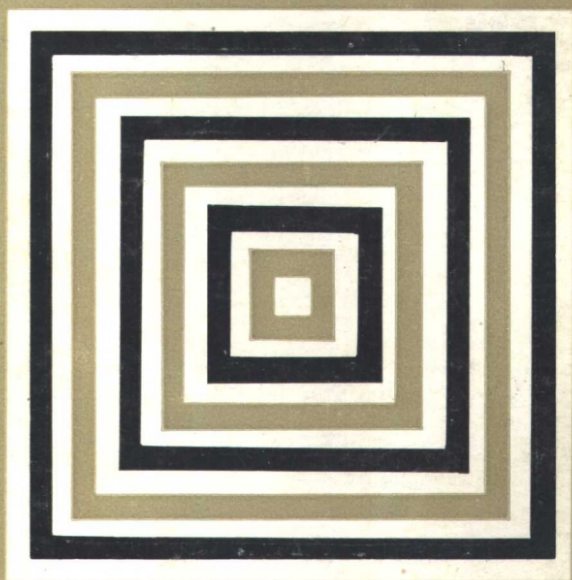


晚清宮庭與人物

第一集



著湘相吳 ①五八之書叢學文記傳

晚清宮庭與人物

吳相湘著

傳記文學叢書

1
0
2

行

晚清宮庭與人物

第一集

傳記文學叢書之八五①（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晚清宮庭與人物

定價新臺幣四十元

著者：吳 相 湘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前言

這一冊「晚清宮庭與人物」，是我十餘年在臺灣撰述近代現代人物的文稿的一部份，可說是半年前刊行的「民國政治人物」之姊妹篇。就一般興趣說來，可能這一冊更能適應讀者的需要。全書內容包含了天子（光緒帝）庶人（大刀王五），更有宮庭最高主宰也是統治了中國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

儘管內容是如此廣泛，但却圍繞一個主題，就是這裏出現的人物都是與中國近代興衰有密切關係的。尤其是晚清辦理對俄交涉的幾位重要脚色都在這裏先後出場，就此時此地而言，實在不僅是應景而已！

對於這些人物的描述，除開著重他生平大關大節以外，他的個性也是注意的重點。「李鴻章

的中堂脾氣」，自信是同類性質的書籍中所未前見的。讀者們由此可窺見一位「大人物」個人修養的重要。「耍脾氣」、「使性致」一時衝動，國事却蒙受不幸影響了，真是「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記錄這些人物言行的憑藉，都是可信賴的史料，絕沒有採用道聽塗說的野人之言。但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希望讀者指正。

近三四年來，臺灣讀者欣賞傳記文學的興趣似乎與日俱增。左舜生先生在香港目睹僑胞對於中國近代史事與人物竟是茫無所知，也著筆描述一些名人如林則徐等。在這一趨勢下，這一小冊子的梓行，也算是趕上熱鬧了。

吳 相 湘



慈禧太后(中)與光緒皇后(左)瑾妃(右)合影



慈禧手繪山水畫



李鴻章遺像



劉坤一遺像



張之洞遺像

垂訓一母欺能安分者即為敬宗尊祖

翁同龢墨蹟

守身三自反會喫虧者便是孝子賢孫

李鴻章同龢書

目 錄

圖片(六幅)	一
慈禧與慈安	一
光緒帝的讀書生活	一
天花與御醫	一九
壬辰談往	二九
癸巳談往	三九
甲午述往	五一
祺祥故事主角肅順	六一
戊戌政變之國際背景	七一
翁同龢戊戌罷官原因	八一
大刀王五	九一
武昌起義時清軍之行動	九九
清帝退位與出宮經過	一一一

晚清宮庭與人物

二

林則徐與禁烟節	一二一
魏源與海國圖誌	一三三
胡林翼手扼乾坤	一四一
李鴻章的中堂脾氣	一五一
李鴻章與中俄密約	一五九
李鴻章撞入圓明園	一六九
劉坤一「東南自保」	一七九
張之洞「附子」「六君子湯」	一八九
武昌舊太守梁鼎芬	一九七
郭嵩燾超人識見	二〇五
譽滿中外的曾紀澤	二一五
許景澄成仁取義	二二三
楊子通大義凜然	二三五
洪鈞與王之春	二四七
劉銘傳與中國鐵路	二五五
鮑超如雷如霆	二六三

慈禧與慈安

香港臺北近刊行以慈禧爲主題的小說，有關慈禧與榮祿以及慈禧因羞愧而耽殺慈安的內容。一般說來：關於慈禧與榮祿的「情史」，德菱女士所著的「御苑蘭馨記」中早有描述，應該是世人所熟知的了，但這一描述的荒謬可笑是不下於坊間一般小說的。至於慈禧耽殺慈安的傳說，各家筆記中的異聞甚多，大都不可相信，但光緒朝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所撰的「崇陵傳信錄」中的記述，却很值得注意——崇陵傳信錄的內容，經各家考證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可信的，因此我們對其有關「慈安之死」也值得研究。

傳信錄有云：「光緒辛巳（七年）三月十一日，孝貞太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既而知爲東后，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

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間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快快不自得，旋辭去。」——其下續記翌日慈禧遣人以壽餅進慈安，食之，即傳太醫，而鳳馭上昇矣。又云：「或傳咸豐時，肅順曾密疏請文宗鈞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取肅順，而撫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要確定這一說法是不是可信，首先要看咸豐帝晚年是否「專寵懿貴妃」。（當時稱謂如此，慈禧乃同治時所上尊號。）

就我在清宮各種檔冊中尋覓答案的結果，我所得的印象可以說：咸豐帝生前，至少可說是晚年是並不專寵懿貴妃的。咸豐六年，懿妃雖因生子而得晉位貴妃，但當時咸豐帝春秋正富年不過三十，對於一個男孩的來臨，雖感覺喜悅，但並不如老人晚年得子一樣而大感異常的欣幸，相反地，咸豐帝當時還寵愛一位麗妃，很希望她能生一位男孩，宮中有咸豐黃箋硃筆寫的「咸豐九年月日，麗妃移住咸福宮大吉」的字條。而就御膳房檔案知，咸豐九年十年，帝起居之所多在咸福宮後楹同道堂，同時懿妃則居於東側甚遠的儲秀宮，近水樓臺先得月，咸豐帝當時寵愛麗妃甚於懿妃是可想而知。

再就御膳房檔冊知咸豐九年十年每逢宮中大宴，東邊頭桌宴是皇后，二桌宴是麗妃祺嬪，西邊頭桌宴是懿貴妃婉嬪。很顯然地：麗妃是處處與懿貴妃分庭抗禮的。而咸豐十一年除夕，即咸豐帝死後的第一個除夕，宮中敬事房日記簿載：「十二月十四日小太監金環具奏：年例乾果盤。隨奉二位皇太后旨：著將麗皇妃撤下不給。」一份每年照例的乾果盤，竟特傳旨撤除，若不是心中特別嫉忌麗妃，又何必故爲此甚呢？再明白些說：這一舉措是百分之百的「故爲此甚」，是故意刺激麗妃的：母以子貴，我現在尊爲皇太后，大權在握了，而麗妃你呢？愛你的人死了，你還敢和我爭寵嗎？這一記載可以說充分反映咸豐帝晚年專寵的所在。

咸豐帝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死的，敬事房日記檔有云：

「十七日卯時，大行皇帝殯天，敬事房傳各等處摘纓子，隨傳自今日起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子爲皇上……隨伺候萬歲筵在大行皇帝前奠酒……皇太后率琳貴太妃等至靈前奠酒……。」

「十八日，敬事房首領丁傳：懿貴妃親封爲皇太后。」

這裡所謂皇太后即世人熟知的慈安，懿貴妃即慈禧。由這些記載可知二位太后之尊封有一日相差，而十七日慈安奠酒時竟無慈禧名，至翌十八日始「親封爲皇太后」。很顯然地：在這二十四小時中，慈安太后與顧命大臣肅順等對於如何尊懿貴妃爲太后一節是頗猶豫的，但一經同治帝「親封」，就沒有話說了。這一最原始的記載是比清廷官書所謂同時尊稱兩宮太后的話較真實

的。又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一錄有咸豐十一年隨扈熱河大臣寄京密札有云：「風聞兩宮不甚脩治，所爭在禮節細故。」可見宮中當時確是另有文章。而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兩宮太后甫旋京師，即拿辦肅順並予處死時宣佈的罪狀說：「肅順……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詞氣之間，互有抑揚，意在撓撓。」更可見當時真相。肅順是咸豐朝的權臣，是與帝最接近的人，換言之：也是最能明瞭帝意向的人，如果帝是專寵慈禧，又母以子貴，肅順又何至愚蠢地對於慈安慈禧要互有抑揚呢？很顯然地是咸豐帝生前對於慈禧有所不滿，肅順才敢如此希旨的；這一上諭是慈禧口諭廷臣遵照擬旨的，是最足以暴露當時真相和慈禧心理的。同時就我所見到的宮中御膳房檔冊，更有可爲這上諭作註腳的：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日，晚膳後，上交廳一隻計十八盤，膳上留用一盤，賞皇后一盤，大阿哥大公主一盤，鍾郡王孚郡王頭二個肉九盤，小太監一盤，隨侍處首領奏事太監等五盤。」

「九月二十四日，錦州副都統跪進滿蝦五瓶蝦油小菜五瓶蝦米五匣，奉硃筆賞皇后滿蝦一瓶蝦油小菜一瓶，大阿哥大公主蝦油小菜一瓶，欽此。」

諸如此類的記載多不勝舉，但前後很少發現有特別賞給懿貴妃的，最多也不過是與其他妃嬪一例受賞而已，而大阿哥（慈禧生）大公主（慈安生）一切都是平分秋色，足見咸豐帝心目中並沒有對這個兒子另眼相看。肅順是總管內務府大臣於這等處是「心中有數」的，對於慈安慈禧

「互有抑揚」又何足怪呢？但咸豐死後，母以子貴，幼帝已親封生母爲慈禧太后了，大權在握，就首除肅順，從此好事我自爲之，予取予求，誰還敢違抗呢？因此登上太后寶座不久，就忙着要這要那，敬事房日記有道：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儲秀宮皇太后下茶房要去瓷茶盅四件。」

「同年月初五日，儲秀宮下茶房要去瓷茶鐘八件。」

「同年十二月初八日，銀庫郎中嵩林交進金筷子二雙（每雙重四兩、九三金），金匙二把（每把重三兩、九三金），銀馬杓二把（每把重十一兩）。」

所謂儲秀宮皇太后就是慈禧，這是在慈禧尊號未上之前宮中太監的習慣用語，又因這儲秀宮屬紫禁城的西六宮，故又稱西太后，而慈安則居東六宮之鍾粹宮，故又稱東太后，或鍾粹宮皇太后。敬事房日記檔：「敬事房首領丁進安傳寫兩位皇太后，尊爲母后皇太后在前，聖母皇太后在後。」前後左右是有高下尊卑之分的，金銀器皿雖可任意予求，但名分早定，慈禧雖欲強爭，也是不可能的，無已，只有悶在心頭待機發洩了。

據蕉廊脞錄載咸豐朝密札云：當咸豐初死，慈禧即堅持要臨朝聽政，慈安則頗猶豫，最後慈安雖同意了慈禧的密謀，但她却是很淡泊的。薛福成庸盦筆記卷二「慈安皇太后聖德」章更有云：「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舉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疏章，裁決庶務及召

封時諸訪利弊，悉中窺會，東宮見大臣訥訥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而西宮性警敏，銳於任事，東宮悉以權讓之，頽然若無所與者。」很能道出慈安所以與野心勃勃的慈禧相處之道。但其中所謂「大誅賞大舉措實舉之」，就世人所知，祇不過是同治八年主持誅罰太監安得海一案——安得海的招搖出京是奉慈禧諭旨，不幸過山東時遇見巡撫丁寶楨將他拿捕奏請罰辦，慈禧不好處理，只好請「東宮舉之」，結果安得海被正法了，慈禧的面子也丟了，心中豈不快快，豈有不埋怨慈安太過之理？

薛福成所謂兩宮太后召見大臣的情形，確是寫實之語——慈禧召見臣工的問答語，曾國藩翁同龢的日記以及各家筆記中多有詳載，讀者想必熟悉了，這裡不贅錄。至於慈安召見臣工的記載則傳世各書中似祇有陳昌的「霆軍紀略」中錄有光緒六年五月鮑超親見的情形，其文有云：

「初一日，卯正召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孝貞顯皇后在後黃幔之內，有內監揭起門簾，鮑公入門三步，跪奏稱奴才鮑超恭請聖安，旋免冠碰頭奏稱奴才叩謝天恩畢，戴冠起向上行五步許，半對皇上，半對孝貞顯皇后跪。孝貞顯皇后問：你何日動身？奏（略）。問：川省百姓安否？奏：督臣丁寶楨操守甚屬廉潔，百姓安堵如常。問：沿途百姓安否？奏：仰沾天恩百姓俱安。問：現在年成好否？奏：沿途年成俱好，小春俱已得收。問：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奏：坐輪船十餘日，沿途服藥耽延水陸計一月有餘。問：沿途服藥你有那些不爽快？奏：奴才按各路來函傳聞異詞云古北口俱在開仗，糧船已到天